

# 卷二十五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大部上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天

闕易曰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 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

一以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怒哀 喜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春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北陽 故天周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天表 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41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五

人部九 說 朝戲

說

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侯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師必退燭之武夜繼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  
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  
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闢秦焉取之闢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秦伯悅 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晉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  
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  
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  
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  
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墻而哭  
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魯昭公于新臺

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強聞之元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  
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  
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  
卒數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霸  
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  
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爲燕太子婦燕文公卒齊王因燕喪攻取  
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迎而吊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  
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壻  
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爲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曰然則  
柰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地  
必德王燕無故得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身厚交也齊王大悅  
乃歸燕城 又曰秦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  
然此兩人則可若不能然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  
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燕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

服之便於體膳嗜之兼於口木嘗不分與馬衣裘無非大王之服人受大  
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華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  
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弊邑有寶璧二  
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  
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  
乃不伐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蛛方出曝而鷓  
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脯蛛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  
必是死鷓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交兵  
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正 又曰昭陽爲楚伐  
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  
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錫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  
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  
蛇曰吾能爲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之  
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

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  
爵且偃猶爲地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  
得見乃梧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  
知所之願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  
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  
事人衛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  
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云  
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  
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則棄前功  
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  
語曰寧爲雞口不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 又曰秦王  
與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爲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  
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曰李斯說秦  
王曰自孝公以來芻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

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 人之賢由竈上掃除足以  
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怠而非急就諸侯復強 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  
能并也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 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  
虜魏王禽夏說新味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 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闔  
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 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 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  
前不得闔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 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  
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所 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  
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勦力西面擊秦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  
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煞義帝漢王聞之 起蜀漢之兵責煞義帝之罪  
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漢之 衆萬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  
名煞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 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  
可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 白馬之津杜太行之版距飛  
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齊國 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

亡可立而待乃聽酈生 又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也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煞王降漢如反覆手耳酈奉使說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降羽悉令男子年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 又曰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因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壁問曰何知臣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王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煞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王右提左挈而責直義煞王滅燕易矣燕以爲然迺

歸趙王 東觀漢記曰隗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 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見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開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冀然其計 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莫嘗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策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楊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群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弊非有

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王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攬廷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救之必無患矣卓以爲然 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傅異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道也願將軍勿疑 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竿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肯於漢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峩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相公中其鈎篡也傅公子糾而不死怯也東縛桎梏辱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然而管仲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匡天下九合諸侯使爲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爲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去三北之耻以一劔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煞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公其圖之 漢司馬相如諭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結軌還轅東嚮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倫靡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平方將增太山之封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也後漢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養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

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矚影何施眉目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後漢馮衍說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死業之効推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因以去亡新就聖漢故易以樹恩布德易於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然而諸將鹵掠至乎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殄盡其財產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群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特二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在於珪璧束脩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邵虎夷吾申甫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父

即力屈民愁即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直定之際復擾兵革雲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乎 魏阮瑀為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不能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延田橫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 晉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曰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迹迹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

帝室文武栢栢獨見之鑒與眾 絕慮王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奮其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茅維面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闔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今百僚濟濟俊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不盡濬决河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晉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士聚徒百萬而莫為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剗而終殄滅

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眾百萬橫  
逆宇內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劉聰父子戎狄凡十乘  
彘肆毒寇虐人神煞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  
下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  
為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霧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  
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為民主不亦難乎 晉相玄與劉牢之書曰今  
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保其  
富貴全其勲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  
滅為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就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宋謝莊為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顛書曰夫夷險相因興革逮數或殷憂而  
啓聖明此既音於聞見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  
幽功貫二曜匡拯家國提敏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誓眾  
奮戈剪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  
齒先封乃當射鈎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魏東荊州刺史李志書曰卿

世英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豈可屈志  
羶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埽天鉞四臨海蕩電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剋是  
卿之具聞也且偽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茲北雜亂政若能早識事機  
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列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闇投昔  
人為誠隣蕃贈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歸簡 梁邵陵三蕭綸與元  
帝書曰先朝聖德治天下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弟弘  
識遠鑒無俟傍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吞冰療  
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為蕃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  
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昔廉蘭二虎且猶不鬪况弟與湘雍方湏叶力惟親  
惟急萬倍於斯同怨同耻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安卧積薪  
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冀聽識一聞斯悟 梁丘遲  
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展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  
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虞聞鳴鏑而股慄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暮春

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俾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嘲戲

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扁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來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爲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

有遺諺堯舜干鍾孔子百觚子路盍盍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燕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于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勵探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漢書曰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邵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卜莊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庾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子慶忌爲期門上乃大笑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魏略曰丁謐父斐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時

愛之太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後太祖調斐曰文  
侯印綬所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  
此家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清良也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  
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如初 魏略曰太祖請會啗王朗曰飲不能効  
君昔在會稽折粳米飯也朗仰而嘆曰宜適難值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  
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蜀志曰張裕饒鬚先主嘲之曰涿縣特多毛  
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  
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  
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云此也 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謂芝曰若  
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  
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志曰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啗闕澤澤不能吞薛綜下行酒因勸  
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  
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

而奉無對 江表傳曰孫權以鄭泉為郎中嘗為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議  
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  
不畏龍鱗後侍宴權乃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  
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無憂至死當出閣感惟  
威靈不能不顧耳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禛郭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  
以為像因書調禛云夫物因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  
取之勿嫌其不反也禛答曰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女  
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豐貂之尾綴待臣之憤此四寶者伏朽石之  
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亦未能初接於至尊也貴者所御賤  
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  
禛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燕見蜀  
使費禕逆勅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王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謂之曰鳳  
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  
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知 王隱晉書曰武帝問郗詵知自以

爲何如說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若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說詔曰吾與戲耳 晉中興書曰刁彝於相溫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文士傳曰棗據朝沙門干法龍曰今大晉弘廣天下爲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一涓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夫婦之正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 顧愷之家傳曰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謂曰仙者之垂小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使君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 語林曰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旅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旅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又曰道真嘗與一人共索稗草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並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 又曰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欽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棄之玄度爲之作賓主相對真長歎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又曰鍾雅語祖士言我汝穎之士

利如錐 燕代之士鈍如槌 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 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 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又曰辛茶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人 入答曰西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靜答曰在西乃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愧 又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於是爲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 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教耶庾曰方樂今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搪突西施耶 又曰諸葛瑾爲豫州別駕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豈惟四凶亦有丹朱 又曰鄧艾口吃語稱艾文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爲是幾艾登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又曰相南郡出射有劉參軍與周參軍同用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相撻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卿 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相公見

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荅赫參軍荅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公殊有愧色 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月明淨歎以爲佳謝景重荅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耶 又曰荀鳴鶴陸士龍二人俱會張茂先坐共語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清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設爾矢荀荅曰本謂是雲龍駸駸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除著作郎年時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孀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孀母何言耶 又曰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意若何文義荅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忍見苦 晉李充嘲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旣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闊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固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畫與永念遙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示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漢東方朔荅客難

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主之義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黃泉之下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又漢楊雄解嘲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析人之圭脩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權纔給事黃門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

周網解結群鹿爭佚士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椒塗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皇陶戴纒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疋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平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以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靜爰清遊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曼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填麓雖其人瞻智我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 後漢班固賓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世棲棲遑遑孔席不暇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

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衛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窳音嬰與之焚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當此之時搢朽磨鈍鈇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讚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為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而徵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遵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俗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



夢發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冊展無窮之勳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弦離婁眇目於毫末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擢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邇自娛於斯文後漢崔駰達旨曰往者揚雄設言客有難玄之尚白應以戰國之士若范蔡鄒衍垂譽相傾誰曜諸侯以干濁世之寵或人亦有覩我之澹泊故比方昔問以難余余略依前訓以報焉或說已曰今子韞韞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已退不瀆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蓋樹喬靡休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荅曰有是乎苟欲免吾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昔堯含威而臯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今聖上之育斯民也樸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樓處叫呼術鬻懸旌皇表非隨和之寶也隱新曜世固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後漢崔寔荅譏曰客有譏夫人之

奉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騰以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銜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勳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爲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厲節縹霄抗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容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荅曰子徒休彼綉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機筭之路鳳皇翔於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干祿不揆時而嬰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厚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鈞悔在鸞刀披文食藜乃啓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沉緝濬壑棲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厥猷後漢蔡邕釋誨曰務世公子譁於華顛胡老曰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韞韞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曾不能登天庭岸彝倫掃六合之穢憑清宇宙之埃塵小子惑焉胡老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跎之敗者已於是智者騁

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說電駭風馳霧散雲披連衡者六印磊落  
合從者駢組流離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花離帶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  
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容漸亦牙貪夫殉財  
夸者死權瞻仰世事體躁心煩瞋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  
慕麒麟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願榮未副從而顛踣  
大河盈溢非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疋夫以清宇宙庸  
可以水旱而累堯湯平是以君子推微達並尋端究緒履霜知冰踐露知  
暑 魏陳琳應譏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  
主君鍾陰陽之美揔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  
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肯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撲山東剝落  
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群姦使已蒙噶沓之謫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捐功棄  
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  
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  
淫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鳩兄周 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

不得已也而况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  
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  
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蕭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而  
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  
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室者狂  
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  
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媿官放禍棟臣殘酷官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  
惡醜蕩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既乃卓爲封地幽鴟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  
討違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  
義也今主君以寬弘爲字仁惠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壽故當其闢管簪  
之聲則恐已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推民之  
墮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門廣  
諫路責讜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君不及求僇恐不聞用能  
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聞而風烈宿宣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六

人部十言志

言志

尚書曰詩言志禮記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樂亦至焉 毛詩序  
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論語曰顏回季路侍子曰盍  
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顏回曰願無伐  
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 又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又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  
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  
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